

“赤胆忠臣魂冉冉，青闺烈妇血荧荧。”明代惠州知识分子以国家为己任的精神信念代代传承，形成了明代惠州人集体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惠州人文精神孕育成形的时期。

叶梦熊为国家利益仗义执言，以文官之身领兵平叛；博罗韩氏家族在明清易代时毁家纾难，满门忠烈……这些士人自幼即立下澄清天下之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潮头，迎接各种困苦艰危的挑战，建功立业，达到了比“轻王侯”更高的精神境界。

贰

危难时慷慨领兵匡扶社稷

明代惠州人出仕，在朝廷多铁面御史，在地方多清廉知县，至国家危难或社稷倾覆之际，则又多慷慨赴义、以身殉国的节烈之士。和御史王度一起被乡人祀奉于表忠祠的刘简就是这样的一位。

刘简，字以中，归善人，永乐六年（1408年）举人，任交趾琼江州通判。洪熙四年（1425年）当地黎利叛乱，聚众围城，刘简独自支撑危局，坚守数月，最后城陷不屈，偕弟及妻子七人投井自尽，是明代惠州籍官员中首位为守国土而以身殉职者。

上文提到的叶梦熊，也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成为力挽狂澜的民族英雄。万历二十年，宁夏总兵哱拜杀巡抚党馨，联络蒙古部落起兵叛乱，

明代惠州士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精神信念代代传承

博罗韩氏家族
毁家纾难忠心护国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壹

太平时铁面直言不平之事

被称为“惠州晚明三尚书之一”的叶梦熊，曾多次为国家利益仗义执言。他入仕之初也曾任御史，因上疏忤帝几遭廷杖，后被贬逐出京，其间言行亦可圈可点。隆庆四年（1570）秋，叶梦熊升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到任三个月，即上《慎处纳降疏》谏止隆庆皇帝，认为“把汉那吉之降，边臣不宜遽纳，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否则“将致结仇激祸”。在奏疏中，他以宋代郭药师事作比喻，触怒了隆庆皇帝。

隆庆斥叶梦熊“妄言摇乱”，几乎要罚以廷杖，后经大臣们疏救，才改为“命降二级，调外任”，远逐陕西郃阳做县丞。然而，叶梦熊面对突然降临的厄运泰然处之。在前往郃阳的路上，他拜谒了司马迁墓，作诗说：“大河东去世茫然，司马残碑记汉年。……国土飘零同感慨，一杯和泪滴重泉。”

他以“国土”自任，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得失荣辱之上。叶梦熊的挚友、名列“湖上五先生”之一的李学一，这时候正在惠州家中守父丧。他听到叶梦熊被贬的消息，寄诗千里以致敬意：“夕拜台官朝上书，郃阳气候却何如。殿中三尺贾生策，陇右孤云唐介居。秋日未闻秦塞雁，海关正阻粤江鱼。思君此际肠真结，何地绸缪一慰予。”

李学一父丧期满后，朝廷任命他为刑科给事中。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冒着被家乡“父母官”打击报复的危险，把愈演愈烈的惠州寇患真相上报朝廷，终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两年后的万历元年，“惠州寇平”。

李学一也和叶梦熊一样，忠心可对日月，把维护国家百姓利益作为御史言官的第一要务，明知要得罪权贵亦义无反顾。



博罗韩氏大宗祠 肖静仪 摄

叁

明亡时毁家纾难以身殉国

宋末元初，文天祥在惠州兴兵抗元，最后在海丰（时属惠州）五坡岭被俘。过零丁洋时，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其浩然正气，对惠州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南明在惠州一带和清兵作拉锯式的最后争夺时，不少惠州士子毅然加入南明政权，支撑危局。救亡失败后，他们有的隐遁乡园，联络同志，图谋恢复；有的不屑仕清，结茅著书，食贫自甘；有的则皈依佛门，削发明志，誓不与清廷合作。姚子蓉、叶维城、叶维阳、叶挺英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的明清易代之际博罗韩氏家族的表现。据方志载，顺治四年（1647年），博罗经清兵屠城后，县城为之一空，后来能找来收拾城中尸骸的“黎庶不过数十人”，整个韩氏家族更是“命尽全家”，仅韩晟一家三代男女老少抗清殉难者就有十多人。

韩晟，字寅仲，韩鸣金长子，韩日缜的堂兄弟，少年时师从叶春及，在罗浮

石洞书院读书。叶春及赞赏其才，把次女许配给他，生下如璜、如琰两个儿子。他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家庭教育的人。

万历二十年，叶春及获任湖北郢阳同知，离开石洞书院，韩晟即回博罗读书著述，督教子弟，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考中举人出任浙江遂安县令。这十年间，儿子如璜、如琰一直被带在身边亲自督教，接受了人生最重要的思想启蒙，终于在抗清保明的战场上挥洒热血，纷纷殉国。

明代士子“灭族沉家志不歧”的许国精神与宋代士子“草木食轻王侯”的人生态度，显然也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但比之前者，它又显得更加入世，更加积极，充满了昂扬激越的生命张力。他们自幼即立下澄清天下之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潮头，迎接各种困苦艰危的挑战，建功立业，达到了比“轻王侯”更高的精神境界。

从文化的层面看，这是宋明两代名儒书院讲学的思想回响，也是文天祥在惠州舍身抗元的示范效应。



插图／杜卉

文

文史杂谈

那么多人“反清复明”，他们当真很留恋明朝？

回望中国古代史，有个现象颇耐人寻味：两个非汉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元朝和清朝，却遭遇不同待遇，清朝“反清复明”活动此起彼伏；而元代“反元复宋”活动并不多。

乍听起来有点费解：宋代被誉为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赵宋王朝重文轻武，一般不杀文人，多数时候君王还能虚心纳谏；且宋代经济、科技、文化等都很发达，如此好的历史时期，为何元灭宋后“反元复宋”活动不多？

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

首先要说明，历史上的所谓反什么复什么，都只是口号、旗号而已，每个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复宋复明，其实与宋、明没多大关系。

明白这个道理，再谈这些政治活动。其本质上跳不出那条历史规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元代“反元复宋”活动少，是因为元朝建立后，保持了整体的社会稳定，百姓生活状态变化不大。而满清入关统治全国后，其政策对传统汉族民族和其他各族的压制却大很多。

具体说来，南宋末年，蒙元

铁骑迅速向南推进，直到“崖山之战”，南宋王朝势力被彻底荡平，南宋皇族也死的死降的降，社会力量也没有了“复宋”的号召者和组织者。

且元朝之初，蒙元军事实力强大，地方势力即便有心，也无力抵抗。直到元帝国末期，实力衰微，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等才揭竿而起。

尤为重要的是，元朝政权对汉族和其他各族采取了拉拢政策。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元皇帝，对汉族士人很敬重，对投降的宋恭帝，对被俘的文天祥等，

都以安抚为主。而对科举选拔上来的读书人，也能平等视之加以重用，汉族士人在元代朝廷身居高位者不少。

而清朝面对的情形却不同。一方面，与蒙元铁骑的军力相比，满洲八旗并非十足强大，对汉族的抵抗并不能形成压制性优势。若不是吴三桂带着关宁的铁骑献出山海关，满清未必能入主中原。

而清军占据北京，并向南扫荡明朝残余势力时，南明小朝廷，以及台湾的郑氏、云南的沐王府等势力还在，仍有号召和动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员前朝残余力量的能力。因此“反清复明”活动此起彼伏。

尤其重要的是，清朝的政策压迫、激化了民族矛盾。满清入主中原后，嚣张的多尔衮抛出颇有歧视和惩罚意味的“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强硬、野蛮地推行，这与儒家文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必然受到民众反抗。

而面对反抗，清初统治者的措施是疯狂地杀戮恐吓，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事件，这种做法无疑

文脉探访

探寻惠州明代三尚书踪迹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实习生 郭妍欣

晚明以来，惠州有“三尚书、四御史、湖上五先生”之说，其中声名最著者莫过于三尚书——韩日缜、叶梦熊、杨起元，他们代表着惠州古代士人成就的巅峰。斯人已逝，今天的惠州是否还留存着他们的遗迹？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先后走访了先人当年所处故居、宗亲所修宗祠、故者所眠之墓，在惠州大地上寻访三位先人留下的痕迹。

现状：

韩氏大宗祠香火传承

如果不是特意拜访，过路者其实很难注意到韩氏大宗祠门口那块“博罗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示牌。这座位于博罗县罗阳铁炉巷的大宗祠，占地面积不过 153 平方米，却因其人才辈出的韩氏家族而名声显赫。

博罗县宗祠文化悠久深厚，至今仍存有不少宗祠，但能冠以“大宗祠”的只有韩氏。据《博罗县文物志》记载，韩氏大宗祠建于元朝，重修于清代，1938 年被日本飞机炸毁，1946 年得以修复，于 1988 年正式列入博罗县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惠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王宏宇告诉记者，他早年考察过的宗祠数不胜数，“韩氏大宗祠是我看过为数不多的保护较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建筑遗址。”

七拐八拐，记者穿过几条小巷落，终于看见高悬于宗祠正门上的“韩氏大宗祠”牌匾，牌匾下大门两侧贴着“吏部文章扶八代，荆州声价颂千秋”的对联。走进祠堂，随处可见的是诸如“宫保尚书”、“兵部主事”、“按察副使”等功名匾。

据悉，“兵部尚书”、“郎中”指的正是韩日缜的堂兄弟之子、为抗清保明而英勇就义的韩如璜、韩如琰两兄弟，由于其“灭族沉家志不歧”的许国精神，乾隆帝追授二人“忠贞毓爽”之牌匾。

韩氏大宗祠的香火很旺。据介绍，自 1978 年以来，韩氏宗族后人一直保持着每年在这里举办迎新敬老活动的传统，以起到团结宗亲、传承韩氏遗风的作用。祠内正堂——世泽堂仍供奉着祖先牌位，以供后人祭拜。

盛夏的正午，祠堂门前没什么行人。然而，数百年来，从这里走出的韩氏后代人才济济，不可胜数。据统计，仅明清时期，这里就走出两位进士和 21 位举人。其中进士韩日缜官至礼部尚书，成为博罗古代官阶最高者之一。

据介绍，自 1978 年以来，韩氏宗族后人一直保持着每年在这里举办迎新敬老活动的传统，以起到团结宗亲、传承韩氏遗风的作用。祠内正堂——世泽堂仍供奉着祖先牌位，以供后人祭拜。

探寻：

两尚书遗迹几近隐匿

同样位列“三尚书”的叶梦熊与杨起元，就没有韩日缜

那么幸运。惠州与叶梦熊相关的遗址共有三个，一是“五贤祠”，二是“宫保”牌坊，三是位于太保山的叶梦熊墓。其中，只有叶梦熊墓遗留至今，但保存现状也不容乐观。

“我们赶到现场时，1/3 的墓室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提起当年对叶梦熊墓的紧急保护处理，王宏宇至今无法忘怀。

时任礼部侍郎、为叶梦熊撰写墓表的杨起元，其故居早已辟作他用。杨起元是明代名儒，以理学著，在惠州建敦仁书院，讲学于永福寺，还参与纂修《惠州府志》，逝世后葬于官田山，后此山改名为杨爷山。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惠州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杨起元故居在今桥东水门桥头，原称“敦仁精舍”，他曾在此读书讲学。杨起元病逝后将此居屋捐送佛家，称“六度庵”。清代铁笔御史邓承修在主讲丰湖书院时将此地改为祭祀杨起元的杨文懿祠，还亲自为其题写匾额。清末，祠堂废弃，“敦仁精舍”旧址上建起了惠州市第六小学。

数百年前，尚书在此读书讲学；数百年后，此地依然流传琅琅读书声，也算是一种循环。

建议：

“活态保护”三尚书遗存

叶梦熊和杨起元都是惠州历史名人，其陵墓、故居遗址如今却少人问津，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文化辐射力，与他们在世时“廉能第一”、“盛世文宗”的尊称也不相符。不少专家认为，叶梦熊墓、杨起元故居等保存完好的“无名”遗址，应该澄清正名，做好相关史料证明和宣传工作。

“原本守护在叶梦熊墓前的石像生，还保存在惠州市博物馆内，其实应该借此机会恢复叶梦熊墓建筑，结合景点建设促进开发利用。”王宏宇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复建墓园，让叶梦熊墓的文化底蕴在惠州重新焕发生机。

王宏宇实地考察韩氏大宗祠后，不仅惊叹于至今保留完整的韩氏家族风貌，还对宗祠本身的古建筑特色，及韩氏后人之一函可留下的《意中幻肖图》画册印象颇深。

记者了解到，这《意中幻肖图》画册已秘藏近 400 年，近年来才得以公开，不仅是了解博罗韩氏宗族文化的重要文物，也为其他文物、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借鉴经验。

王宏宇建议，从建筑特色和知名历史人物入手，“利用功名匾和《意中幻肖图》等文物的展示，讲述好韩氏宗族的故事，才能做到真正的活化利用，让宗祠变得更有分量。”

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也表示赞同。他一直提倡“活态保护”概念，认为韩氏大宗祠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立体、丰富，其宗祠、族谱、相关文物、先人著作等保存状态较好，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叶梦熊墓所在的犹龙山航拍图